

10

2022年4月

守護水土林氣

如果遠方有戰爭

一枝筆為環境

春天不一定準時
報到

氣候行動家

未來無望論

愛的萬物論

為什麼要戰爭？



發行人的話

美好的環境需要新的語言

身體的調適與國家的調適

身體就是一個綜合的調適器，讓人的一生可以適應各種環境的挑戰，只是現在人們不但要經歷各種自然環境的變化，更多時候面對的是來自夾雜環境在內的社會經濟挑戰。台灣是屬於高度脆弱的國家，即使不刻意強調，但實質上每年面臨的自然環境挑戰不少，颱風、地震、土石流、洪水等。人要怎麼變得更有韌性？涉及到人的三觀，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同此道理，國家怎麼變成更韌性的國家？涉及到法治觀、自然觀、未來觀。

培養韌性的人生是最好的投資，而不是成本。國家也是。沒有法治的國家，不會有澄明的吏治；沒有自然觀的國家，不會成為可長可久的國家；沒有未來觀的國家，不會有茁壯的世代；脆弱性是變化多端的，當你以為自己是剛強的性格時，另一波無名的悲傷再度侵襲。

平等權是一種出生權？出生那一瞬間就是平等的基礎？還是根本是不平等的化身？天生不平等，社會制度淡化之、稀釋之、導正之、救濟之，於是不平等不會成為一個隱藏基因，不會成為一種循環倫理，更不會限縮自由意志。所以，社會制度不能成為不平等的孵化器，一切有不平等催化劑之可能的社會制度，就是邪惡的制度。為政（人）之道，在於洞察機微，不助紂為虐，不讓不平等成為個人與國家無法調適的烙印。

發行人：雙斑埋葬蟲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主編：綠色曼陀羅

作者：地球觀點

<http://www.eqpf.org>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發行

謝英士

為什麼要戰爭？戰爭中的生態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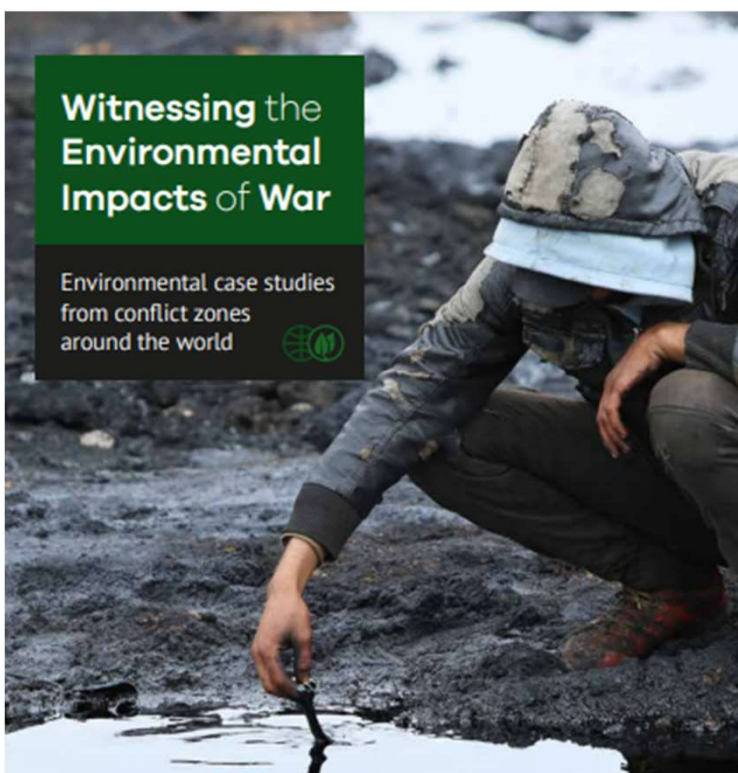
俄烏戰爭逾月，引發世人關切。

除了人道之外，生態危機也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透過 Telegram/ Twitter/ Facebook/ Instagram 的區位，並以衛星圖像輔助驗證，藉以監測迫在眉睫的環境熱點，並發出警報，是可行的作法之一。

過去在敘利亞的戰火中，是以油漏以及農作物火災為主；伊拉克戰爭則有森林火災；幾乎每次的武裝衝突都會帶來嚴重的環境問題。

戰爭會造成空氣、土壤、水資源的污染，且持續時間很長。在戰爭中使用的武器，例如砲彈、坦克等，攜帶大量的有毒重金屬、TNT/RDX 等、甚至輻射性物質，破壞建築物、軍工設施、儲油槽、農地、污染土壤與水源。其所釋放如果當地是重工業地區，情況更為明顯。例如俄烏戰爭的頓巴斯地區，據估計，至少就有超過4千個潛在的危險地點，環繞著至少7百萬人。水、電等基礎設施遭受砲擊的結果，可想而知有多少人會陷於生存與健康的困頓與風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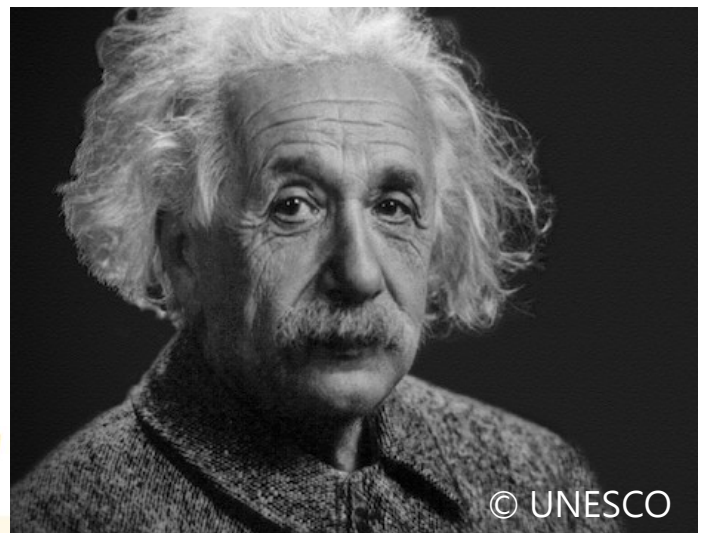


一些燃料儲存場所（不管是不是軍民混用）、彈藥庫以及軍事基地都是環境危害的熱點。燃料的類型、數量、人口稠密度、與水源的距離等，都會影響污染的程度與對象。有毒物質滲入地表，流入河川，更會劣化當地生態。

三月三日結束的第五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會議聚焦在烏克蘭的環境危機。通過公、私合作識別環境危害熱點、監測其影響程度並擬定修復計畫是戰後重建所必須。現在已經有超過1千個專家與組織自願參加這項工作。

在這個「一個按鈕就可以改變世界」（核武）的時代，戰爭已經不再是解決衝突的唯一選項。或許人類的精神原鄉裡有這樣的影子（戰爭），但人類不再進化了嗎？了解戰爭的本質並防止其擴散，避免人類浩劫，無疑是所有教育思想的核心。

就像愛因斯坦在1932年寫給佛洛伊德的信：「為什麼要戰爭？」的提問：親愛的佛洛伊德先生，有任何方法可以讓人類免於戰爭的危害嗎？大哉斯問！



為什麼要戰爭（Why war?），以及佛洛伊德的回信，是國際知識分子合作協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所收錄、發送的系列公開信之一，對了解佛洛伊德唯心理論（psychologism）的戰爭觀有重要意義。

系列公開信源於1931年，國際聯盟文學藝術常設委員會要求國際聯盟附屬機構國際知識分子合作協會，在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中間安排一些通信交流；“其主題旨在為國際聯盟和知識分子生活的共同利益服務”，並定期印發他們之間的通訊。

如果遠方有戰爭

心繫俄烏戰爭的所有人，儘管不知其終點或結局，無不以自己的方式一直在關注著。在諸多的形式當中，『詩』或許是一種最簡潔、有力的陳述。

由余光中、洛夫、向明、羅門、商禽、痲弦、楊牧、蔣勳、林耀德、李進文、隱匿、楊渡、陳義芝、羅智成、白靈、陳黎、陳克華、瓦歷斯諾幹、須文蔚等49個台灣老、中、青三代詩人合輯而成的『如果遠方有戰爭』（2003年6月初版1刷，小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以詩回應戰爭的血與淚，以詩向世界發出和平的聲音。雖然是一本小詩集，卻匯聚了來自台灣的詩人無遠弗屆的力量，以詩傳送到遠方。

摘錄三首，藉以慰藉遠方的哀與傷。

戰神（痲弦）

在夜晚

很多黑十字架的夜晚

病鐘樓，死了的兩姊妹：時針與分針

僵冷的臂膀，畫著最後的V

V?只有死，黑色的勝利

這是荒年。很多母親在喊魂

孩子們的天亡，十五歲的小白楊

昨天的裙子今天不能再穿

破酒囊，大馬士革刀的刺穿

號角沉默，火把沉默

有人躺在擊裂的雕盾上

婦人們的呻吟，殘旗包裹著嬰兒

踩過很多田野，蕎麥花的枯萎

在滑鐵盧，黏上一些帶血的眼珠

銅馬刺，驃騎的幽怨

戰神在擦他的靴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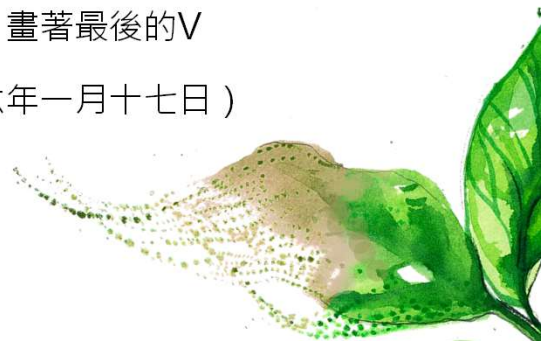
很多黑十字架，沒有名字

食屍鳥的冷宴，淒涼的剝啄

病鐘樓，死了的姐兒倆

僵冷的臂膀，畫著最後的V

（民國四十六年一月十七日）



戰壕邊的菜圃（商禽）

升草地為眠床

降槍刺為果樹（逢單字的夜歌）

在滾動的雲朵間

正在奔逃的星星

比它在靜止時

比在思念友人時更亮

然而在島上

一隻晚歸的渡鴉

和一群砲彈

逆向飛行

樹梢在強風中

指向東南

老天 為何你哭泣時

要降下鋼鐵的眼淚

而在戰壕旁邊

雞雛啄食著母雞的翅羽

牠的頭已被彈片

種植在空心菜的旁邊

而有一個胸膛是空心的

牠歪斜的頭

正對著一株蘿蔔花

老天 牠們的淚

為何是紫黑的

老天

為什麼讓沒身軀的

腿在地上行走

為何讓雛鳥半夜驚啼

為什麼讓沒臉的

微笑在空中漂浮

老天 請睜開你

雲層的白內障老眼

看一看人們靜止中顫抖的

手已將淚的鋼片搥打成菜刀

已將嗷哮的鋼塊熔鑄

成犁鋤 用歌唱的節拍

耕種出遍地花果



戰後（林耀德）

戰後

宣告和平的消息跌成一陣落磐

壓碎了我疲軟的脊髓

失落和挫折開綻成心室裡的黑色花圃

我所信仰的戰爭就這樣悄悄的腐朽？

不給我一聲告別

為了生存而殺戮

勝利降臨

我卻遺失了自己

是這場戰爭太長

或者我早已陣亡

失去戰爭

我也淪喪一切

卸下戎裝

我開始 痛恨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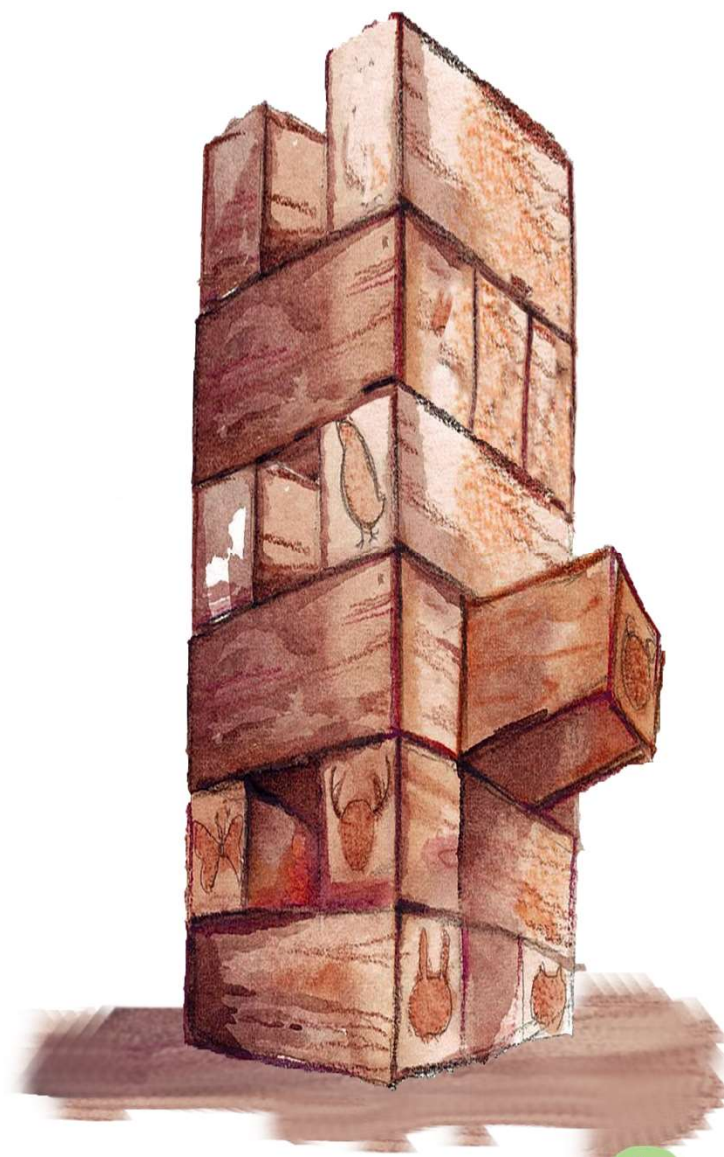
痛恨失血的地球

痛恨沒有槍聲的歲月

痛恨不再設防的街道與城垣

痛恨緊緊應該留駐在期待中的勝利

（一九八五年八月八日初稿，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日出金色-四度空間五人集』）



春天不一定準時報到

壯闊的河流宛如樹木綿延的根
土地下的交織塑造了萬物的形狀
飛翔的旅鳥比大氣還輕
指向天際的樹脈
在每個人的體內傳承
太陽的熱能無法散去
為什麼？

老天下著同樣的水
為什麼有些人總是喝不到可以喝的水？
在不同的土地上
怎麼讓卡路里公平的分配給需要的人？
到了21世紀末
到底還要有多少窮人？
沒有傳播力的有害物質
可不可以不要循環？
乾淨的空氣、水、土壤
真的只有在夢裡？

孩子的聲音怎麼被大人「真的」聽見？

什麼時候
自然環境可以成為孩子的親密夥伴？
就像那可愛的貓、狗一樣？

什麼時候
周遭是悅耳的鳥叫蟲鳴
而不是槍砲彈藥隆隆

如果我的印記
是我的生態足跡
是不是表示
地球跟我更貼近一點？

魚不能控訴濫捕
樹不能抗議濫伐
那法律還是法律嗎？

如果烏龜、青蛙、河馬都滅絕了
人類還能不孤單嗎？

你看
動物在游泳、飛翔、漂移、捕食、睡覺、
吶喊、啼鳴
植物在發芽、呼吸、生長、變綠、發黃、
凋零、再生
啊
這就是生物多樣性
這就是美好

時刻變化的自然
每個理所當然的春天
不一定準時報到



未來無望論

生態焦慮與絕望，是新世代的普遍現象之一，怎麼辦？

致命的野火、洪災、暴風與極熱，氣候急刻如此迫切，但政府卻似乎拿不出辦法。大人餘命不長，但年輕人怎麼辦？這樣的無力感，會催生出什麼政治與社會圖像？科學對於極端氣候的更精準預測使得多數16-25歲的年輕人產生恐懼感，對未來更加惶恐。

如果這不是對政治領袖敲響警鐘，那又是什麼？大人好像無法駕馭、避免這場可見、即見的氣候災難，怎麼辦？不管是富有的國家、發展中國家，甚至小島國家，對氣候衝擊的現象，普遍感到生氣、害怕與無能為力。再這樣下去，人類的末日將至。

年輕人會不會因此更加不敢生育下一代？對未來是否會更感到驚恐？當前的政治人物正在「背叛」年輕一代。這不是給個選票，辦個演唱會，就可以化解的事。

生態破壞嚴重的國家，年輕人對此感受更深。

將問題交給下一代的政治人物，就是背叛年輕人的元兇！解決當前氣候危機的主角是政府跟企業，而不是其他受害人。政府應該重新思考所謂自然資源主權的意義與新的價值；企業應該反省那種不記外部成本，揮霍環境的慣習；年輕人知道無法僅憑自己之力，單獨對抗這樣的危機；他們知道政府以及政治人物要擔負起責任。

以上是根據Avaaz對全球十個國家、超過一萬人以上，16-25歲的年輕人所做的問卷調查結果的摘述，曾提交給第26屆聯合國格拉斯哥氣候變遷大會，以便各國代表聚焦氣候急刻，採取斷然的行動，力挽狂瀾。

